

## 搭乘“波浪”，奔流到世界去

□米荆玉



邱华栋(右一)在良友书坊分享新书。

日前，著名作家邱华栋做客青岛良友书坊·塔楼1901，举办小说集《哈瓦那波浪》、诗集《编织蓝色星球的大海》、《光谱》签售分享会。《哈瓦那波浪》收录的九个短篇小说，背景多为冰岛、古巴、法国等异域他乡，而故事也牵扯到极端的生死撕裂，展现了世界性写作的视野以及作者对尖端写作技巧的把握。分享会现场，青岛市作家协会主席高建刚，中国海洋大学文学学院教授、青岛现当代作家研究中心主任徐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赵坤作为嘉宾参与了对谈。邱华栋表示，《哈瓦那波浪》是一部写于四十岁之后的小说集，“每一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找到了疗救自我的方式，就是向外部世界去寻找，通过对大自然的探寻，让个体生命获得一种力量，让文学与生活发生作用。”

### 呈现人与世界的连接

一对热爱极限运动的恋人，女生在贵州天坑玩极限攀岩，男生在哈瓦那玩冲浪，在玩兴正浓时得知了女友坠亡的消息，身边氤氲的哈瓦那雪茄香气、蔚蓝大海银色闪光的浪尖与内心巨大的撕裂形成了强烈对比。短篇小说《哈瓦那波浪》集中呈现了成熟写作的世界性笔法，高建刚表示，“看完《哈瓦那波浪》以后，古巴的地域形象、雪茄的味道、古巴的整体气息以及听觉、味觉都会弥漫在阅读的过程中和阅读后的意境中。男生在浪尖得到了恋人坠亡的消息，女生到了陆地的最深的坑里死去，这里面让我们感觉文字里的深意。加上另一篇《唯有大海不悲伤》，一家三口在海边发生了孩子溺亡的悲剧，作者向海明威的写法致敬，写出了广阔、空阔的海。”海洋与人的生命的关联，从海面、海中、海底的不同层次呈现出来，小说展现人物命运的偶然与必然、生与死的循环，笔力千钧。

在学者赵坤看来，《哈瓦那波浪》处理的实际上是与乡土文学完全割裂的城市写作传统，作者采用了一种从现象学到存在主义的写法，“这几篇小说里边有很多个主人公，这些主人公可以总体性地看出作者对于当代中国人的命运考察，它实际上是拼出一块带有众多生命体验意义的拼图。现代生活把人和自然隔离起来，而《哈瓦那波浪》的角色出现在自然的、极端的环境里，比如坠机、溺死、散步时遭遇歹徒，你会发现所有的人到最后几乎都完成了自我身心调适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看出作者的态度，他绝对不是面向知识分子的写作，精英分子写作是通过哲学、艺术、美学或者诗歌等找到超越的方式，而这本书里角色靠着自然、山川和某种时间去‘获救’、去‘超越’，这就是荷尔德林所说‘人怎么生活在大地上’——你跟大地之间的连接是

### 锤炼语言的黄金

作为当下国内写作的领军人物，邱华栋既有城市传记《北京传》，历史题材长篇小说《长生》，也广泛涉猎诗歌、短篇小说等多种文体创作。去年首届青岛诗歌节期间，邱华栋预约了此次青岛签售交流会，如今终于成行，也让岛城读者领略了他充满激情的文学创作能量。中国海洋大学青岛现当代作家研究中心主任徐妍表示，在阅读《哈瓦那波浪》和《望云而行》两个短篇的过程中自己一直在思考：中国乃至世界的现当代短篇小说，应该如何来写？邱华栋把书写者的视野提高到世界角度，“这本书是超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框架之外的写作，是作为‘世界人’的中国当代作家的世界文学。邱华栋的小说已然带有明显的全球化的印痕。在这些小说中，中国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再是被动性的，而是主动选择的，他笔下的主人公们，在世界之中，也在世界之途。”



《哈瓦那波浪》  
邱华栋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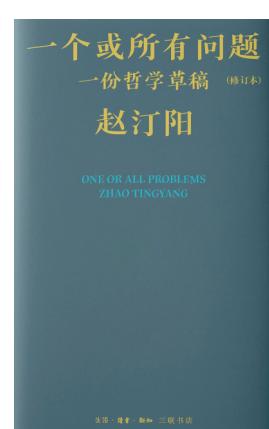
此次邱华栋分享的两本诗集，一本《编织蓝色星球的大海》有意识地挑选了他创作早期的诗歌，“这个诗集基本上是我青年时期内心的声音，我自己读起来觉得那种状态和情绪永远回不去了。诗歌是内心的声音，也是语言的黄金，是最高的语言艺术。要表达瞬间的语言艺术，因而是最难写的。”另一本《光谱》集中了作者从1985到2015三十年的诗歌创作，邱华栋说：“1985年我刚16岁，当时模仿超现实主义做了很多诗歌实验。三十年能看出诗歌在一个人的生命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就是保留赤子之心的状态和对文学母语的敏感性。”高建刚对这部汇集了时间重量的诗集非常认可，“我觉得随着漫长的时间过去之后，邱华栋的诗歌将浮出历史的高度之上。”

### 青报书单(3月—4月)



#### 《入山与出塞》(上下册)

李零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收录李零考古艺术史论文29篇，分为“写在前面的话”“翁仲研究”“有翼神兽研究”“早期艺术中的宇宙模式”“早期艺术中的神物图像”“淅川楚墓研究”“楚国铜器研究”与“读书偶记”八部分，从“入山”与“出塞”两个维度，由考古遗物遗迹入手，提供维度，对中国上古文明特色的独到视角，思考中华文明的形成与演变。



#### 《一个或所有问题》

赵汀阳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赵汀阳的原创哲学作品，提出“创世存在论”的形而上学论断，其核心观念，是创造者视域和动词哲学，这是传统哲学因文化或历史原因而错过的重大问题。赵汀阳说，需要哲学反思的绝不是出于纯粹好奇而究根问底地追问万物的起源或目的。哲学反思困难和苦难，不研究快乐和幸福，除非快乐变成了灾难。

# 青报读书周刊

## 听青岛籍作家、编剧宋方金“图说”《上元灯彩图》的志异传奇—— 从传世古画，回到讲故事的传统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描写明朝中晚期南京元宵节灯市场景的明代画作《上元灯彩图》，价值可与另一幅传世之图《清明上河图》媲美，其久藏于民间，直至2008年公开拍卖，以739.2万元拍出后再度隐身尘烟。没有人知道这幅画的作者是谁……青岛籍作家、编剧宋方金日前面世的小说《上元灯彩图》，便以这幅无名氏的传世古画为引，讲述了一个惊天地、泣神鬼，跨越千年的信义故事。

“历史上的每一张传世之图，都有一个极具张力的结构，是时空漩涡、秘密之眼，也是故事天然的应许之地。”讲一个精彩的好故事，始终是身为编剧的宋方金一以贯之的执念与要务。在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再度提及故事的重要性。“我觉得很多思想的叙述表达，情感的寄托，都要放在一个具有震撼力的故事中。所思所想，如何传递给读者，要通过故事来体现，正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一个有故事的人，往往更容易受到关注。而一个好的故事，总能够承载更加丰富且有分量的东西。”作为编剧，宋方金的小说写作数量不多，2015年，他创作了《清明上河图》，笑谈间，将历史人物重作刻画、勾连，戏谑而犀利。评论家言：其中有每个中国人对历史的疑惑和向往，对传奇的致敬与幻想，以及对生活和现实的种种态度。时隔八年，幻想先锋的尝试与现实主义的昭示并未终止，反而愈发强烈。始于传世古画的“图说”，成为宋方金回到中国古典叙事传统的一种独特方式。



《上元灯彩图》  
宋方金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3.04

### 传世之图的想象空间

从《清明上河图》到《上元灯彩图》，宋方金为何会选择将传世古画作为自己创作的第一动机？这还要从他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时的一门写作课练习说起。

那项名为“情景还原”的练习，会让学生自由选取一幅画，或者一张新闻图片，以图中事物为起点，写一个故事，落点还要落在这件作品上。当时宋方金首先想到的是拥有超过八百个人物，情景十分复杂的宋代风俗画《清明上河图》，后来完成于2015年的小说《清明上河图》，显然也是这项练习延续的成果。

在宋方金看来，没有录影设备的古代，图画是古人用于自我表达并留存后世的重要媒介，而古人的寿命相对短，更需要寻找那些能够彰显矛盾、紧张，具有张力的瞬间和形象来传达情感和信息。因此，传世之图往往都具有强烈的故事情节，这激发了他书写一个“图说”系列的异趣。一次南京之行给予了新小说创作动力。

那时他应邀赴南京创作一场沉浸式演出，行程中被夫子庙所代表的城市气象吸引，尤其对其中作为古代科举考场的江南贡院印象深刻。正是在相关史料的收集中，他关注到描写南

京夫子庙元宵节灯市热闹场景的《上元灯彩图》。专家确认此图可与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媲美，然而这位明代画家却并未留名，他因何绘制此图，更无人知晓。这无疑提供给文学写作者更大的自由想象空间。

### 跨越生死的价值准则

宋方金移花接木，参考了范晔《后

汉书·独行列传》与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范巨卿鸡黍生死交》，把东汉时期张元伯与范巨卿的信诺故事，移至明朝中叶的南京。张元伯保留了原名，范巨卿则化身“孟俊郎”，二人约定一年之后上元灯彩之夜南京夫子庙相见。

孟俊郎为履此约，魂行千里；张伯元则抱定“兄弟为亡，我岂能独生”的信义，决绝赴死追随……原先极简的故事框架经由天马行空的细节填充，前情后续犹如一场想象力的雪崩，张伯元父母的爱情、义举与悲壮结局，水鬼聂元伯的前尘往事；老山贼与孟俊郎的交集……突破天地，神鬼的界限，汇聚一部信与义、善与恶的色彩斑斓的志异传奇。

持续三年的疫情所带来的关于现实生活以及人际关系中的一系列变故，一直是宋方金在思考的命题。今天，人与人，甚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靠什么来维系？他坚信，有约必守的契约精神，始终是文明社会的基石，这也成为小说《上元灯彩图》的主题：“一约既定，千山无碍；一诺既出，万无反顾”。回到传统的价值范式与文学叙事：人与人之间最为极致的关系，可以跨越生死，这个世界有比死更具价值的执守与准则。

《上元灯彩图》讲述了一个极致而强烈的故事，它之所以震撼人心，恰恰在于此中人物的“不可为而为之”，如飞蛾之赴火，岂焚身之可畏”。而作者的用意，也并不只在于一个猎奇的故事，而是它所传达的那些已渐被人们淡忘的文化伦理、民间规则和道德传承，正是它们共同完成了这场跨越千年的“量子纠缠”。

### 小说家与编剧的并行不悖

西方有句形容艺术创作的名言：

“使造化加速，使神灵放慢。”写作《上元灯彩图》时，宋方金明显感受到了这种介于人神之间的创造快感，体验到来自小说家和编剧双重身份加持的力量。

有关小说写作和剧本写作，不久前的北京国际电影节活动中，宋方金恰与导演张艺谋在对谈中涉及。在他看来，小说是线性思维，不管结构如何变幻，从头至尾，是在一条时间线上发

展的故事；剧本则是空间思维，镜头的表现力也是空间属性，小说里的千言万语，在电影中可能只需一个镜头就概括了。这也是为什么有小说家认为“总写剧本会把手写坏”。但宋方金更认同作家刘震云的说法：写剧本不但不会把手写坏，反而会使小说写作受益，更具形象感和画面感。创作《上元灯彩图》时，宋方金不但没有放弃小说叙事的绵密深入和对人物心理变化过程由来的探究，更在语言风格上刻意求变。

行文的变化成为宋方金回归古典小说传统的一种尝试。这部以明朝为起点，上下各延宕500年的小说，并没有使用纯粹的白话文写作，而是采用了一种半文半白、相对典雅的书面语言，让读者能够顺畅回到历史性的场

景中。敏锐的读者会从中发现作者喜爱的古典小说《红楼梦》中的美感，以及富有节奏韵律、主打跳跃性短句的高度提纯的佛经语言的影子。在语言和行文节奏上明确致敬古典的追求，也流露出作者始终不渝的纯文学野心。

### 保持创造更新的故事载体

美国编剧教父罗伯特·麦基说过，“作家总要围绕对人生根本价值的认识来构建自己的故事——什么东西值

得人们去为它而生，为它而死？什么样的追求是愚蠢的？正义和真理的意义是什么？过去的几十年中，作家和社会已经就此达成了某种共识，可是在我们的时代却变成了一个在道德和伦理上越来越玩世不恭，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时代，一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这种价值观的腐蚀带来与之相应的故事的腐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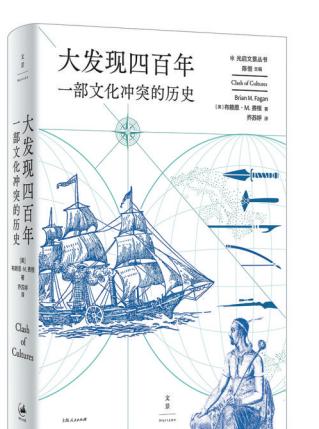
这或许是至今日全世界都匮乏故事的原因。人们讲不好有关自己人生的非虚构故事，更讲不好虚构的故事。当生产力下降，人们处于迷茫状态时，优秀的故事就不再出现了。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一个讲不好故事的时代，必然是一个颓废和堕落的时代。这让宋方金更加坚定了讲故事的重要性。他告诉记者，小说创作中，故事性依然是他放在首位的要素。“创作者有责任深入挖掘生活，找出新的见解，新时代的价值和意义，创造出新的故事载体，向一个越来越不可知的世界表达我们的解读。”这是罗伯特·麦基的观点，也是宋方金的态度。

回到这部小说的叙事，一方面，通过一系列功课，宋方金在极致还原历史细节的真实：江南贡院的号舍，领试卷与找座位的过程，当时人们的交往，酒食，上元灯彩的制作，描绘与售卖……另一方面，他也一直在克制自己的表达欲，不让过多的当代气息对小说的古典意味造成冲击，即便吴承恩的名字出现在小说中，他也是一位正在酝酿惊世名著《西游记》的神游物外的同窗好友，并未突兀于故事之外。这也是宋方金不认同王朔去年出版的历史小说《起初·纪年》的一个主因：在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时，作家加入了一个第一人称的故事讲述者“我”，而正是这个横亘于历史和现实间的巨大的“我”，将所有事物都王朔化了。



#### 《爱丁堡艺术节》

(英)安吉拉·巴蒂 著 李逸君 译  
商务印书馆  
一部研究爱丁堡的年度国际大型艺术盛会的起源和发展的作品。文化被教会视为“启蒙的钥匙”，被工人运动视为“斗争的武器”，不同的思想——保守与自由、精英与多元、传统与前卫——每年8月都会在爱丁堡发生碰撞，使节日成为探索战后英国文化和社会重大变化的有效镜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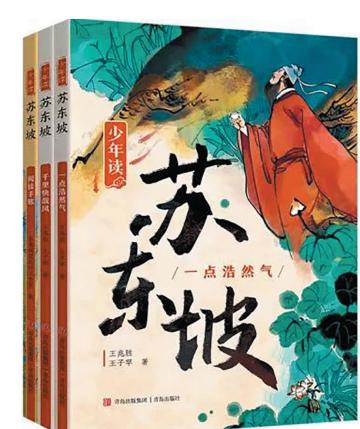
#### 《大发现四百年》

(美)布赖恩·M. 费根 著  
乔苏婷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部关于西方文明第一次与世界上所有其他族群发生接触和冲突的大发现时代的迷人探索。国际知名考古学家利用原始资料和多学科的学术论著，勾勒出欧洲文明与非西方社会初次接触的悲剧效果，阐释了作为其结果的种族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和工业化国家与传统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分歧。



#### 《寂静连绵的山脉》

彭剑斌 著  
铸刻文化/单读/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八部中短篇小说，绝大部分是彭剑斌近两年创作的。这些小说大致以他二十岁出头到三十岁的业务生涯为主线，以文学阅读与写作和爱情为副线，书写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如何在困厄中挣扎与憧憬，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异乡做着徒劳的奔突，最终选择悄无声息地承受。



#### 《少年读苏东坡》

王兆胜、王子罕 著  
青岛出版社  
是社科知名学者王兆胜与青年作家王子罕专为小朋友创作的人文读本。全书以苏东坡的生平为主线，穿插各种历史故事与文化常识，带领小读者走进苏东坡博大宏丰的精神世界，领略一代文豪的豪情、才情、真性情，让他们体悟中华文明的独特精深，从而学史习文，收获成长。